



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经典

列女传译注

张 涛 译注

LIENUZHUAAN YIZHU



人 口 出 版 社



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经典

列女传译注

张 涛 译注

LIENÜZHUAN YIZHU

人民出版社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邵永忠

封面设计:徐晖

责任校对:吕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列女传译注/张涛译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

ISBN 978-7-01-017472-3

I. ①列… II. ①张… III. ①妇女—名人—列传—中国—古代②《列女传》—译文③《列女传》—注释 IV. ①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2588 号

列女传译注

LIENÜZHUAN YIZHU

张 涛 译注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0.25 字数:407 千字 插页 2

ISBN 978-7-01-017472-3 定价:6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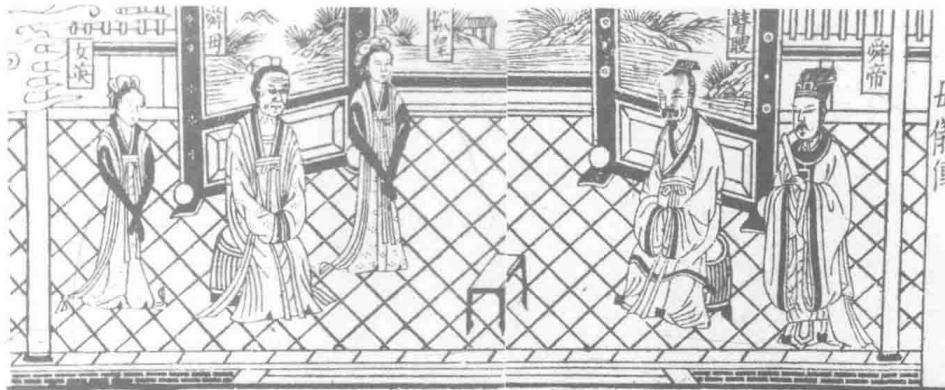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一

母儀傳

有虞二妃



英舜父禎母瞽叟號瞽叟弟白采教游於
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慢怠慢
猶謙恭儉思盡婦道瞽叟與虞謙殺舜
使瞽叟歸告二女曰父母使我滌廬我
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廬乃捐瞽叟
焚廬舜往飛堯復與父母謀便舜浚井
舜乃告二女二女曰前往哉舜往浚井格
其出入從掩舜潛出時既不能殺舜瞽叟
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
與舜漁浴王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
女弟繫絳之與二嫂諸父母欲殺舜二猶
不怨怒之不已舜往于田號泣日呼是天
呼父母惟害若慈母慕不已不怨其弟雋
厚不忘既納于百揆賓于四門選于林木
入于大麓堯試之百方每事常謀於二女
舜既嗣位升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
封策于有虞事瞽叟猶若焉天下稱二妃
聰明貞舜陟方死於蒼梧號曰蒼華二
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君子曰二
妃德純而行篤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
之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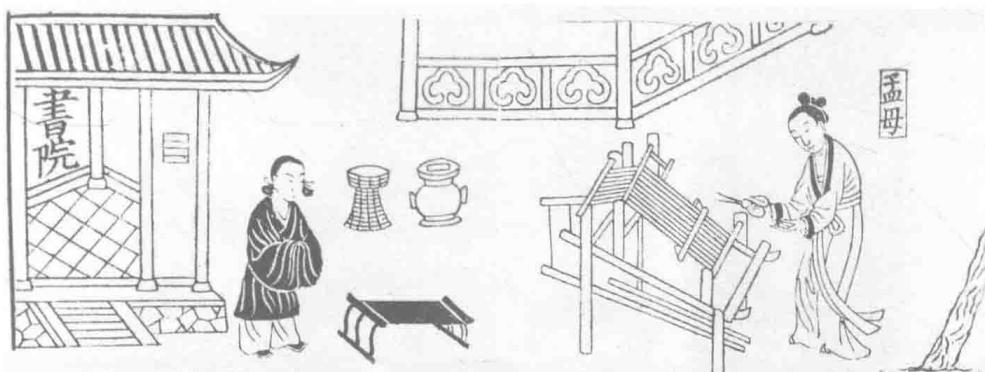
元始二妃
帝堯之女
瞽叟之妻

瞽叟和寧
卒享福祐

元始二妃
帝堯之女
瞽叟之妻

頌曰

《列女传·母仪·有虞二妃》（清《文选楼丛书》影刻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本）



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爲墓間之事踢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賈人衒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杏宮之旁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長李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遊也孟子之少也旣李而歸孟母方績問曰李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君子之廢李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李以立名問則廣知是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也君子李以立名問則廣知是廢之是不免於斬役而無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寢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修德不爲竊盜則爲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李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爲人母之道矣詩云彷彿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謂也

《列女传·母仪·邹孟轲母》（清《文选楼丛书》影刻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本）



《列女传·贤明·楚老菜妻》（清《文选楼丛书》影刻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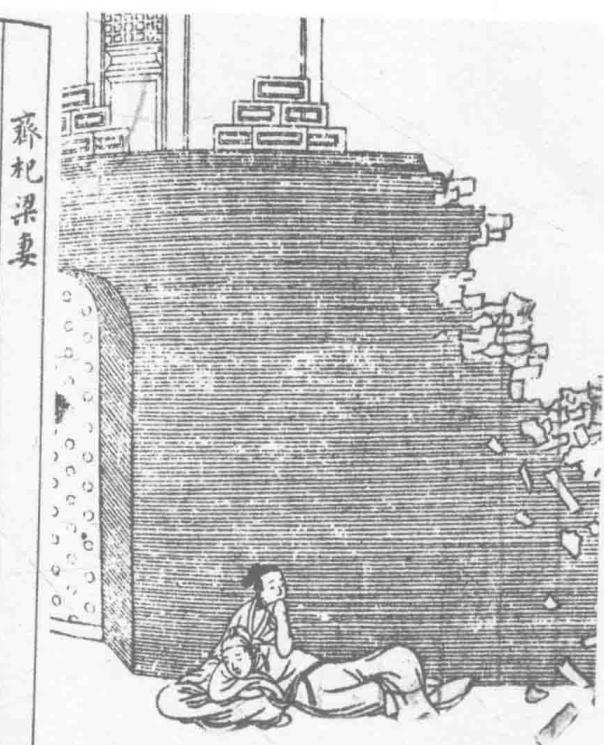
魯魯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爲之慘者其隣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爲有知今無識也吾豈爲不嫁不樂而悲哉吾愛魯君老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五日客舍五家數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屐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士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渴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濶九里漸洳三百步令魯君老悖太子少愚二僞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其棄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妄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列女传·仁智·鲁漆室女》（清《文选楼丛书》影刻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本）

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死而已
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
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

杞梁戰死 其妻收喪 齊莊道弔 避不敢當
哭夫于城 城為之崩 自以無親 赴淄而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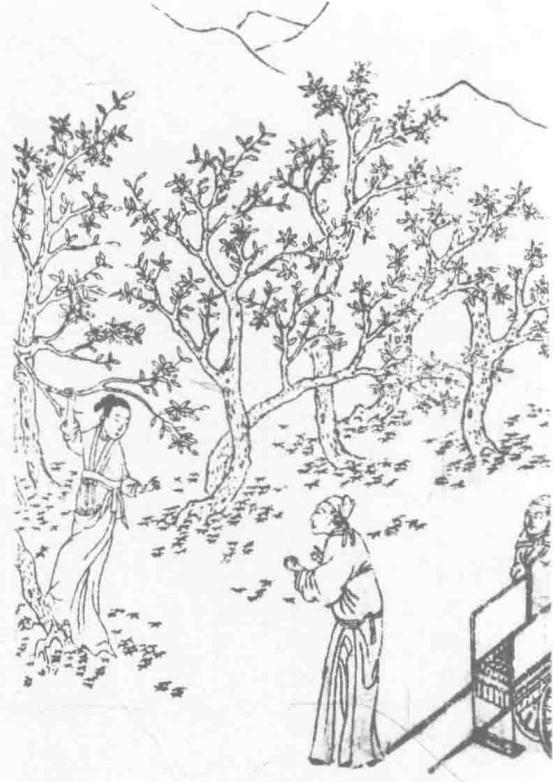


齊杞梁妻

齊杞梁殖之妻也莊公饑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于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于罪則賤妻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是莊公乃還車謁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于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

繫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官于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若曝株桑吾行道遠願託桑簷下食下齋休焉婦人採桑不輒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所願卿無有外意妾亦無淫佚之志叔子之齋與笥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慙婦曰子束髮辭親仕五年乃還

魯秋潔婦



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傍婦人下子之糧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污行也污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廉則治官不理孝義並忘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君子曰潔婦精于善夫不孝莫大子不愛其親而愛其人秋胡子有之矣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謂也詩云惟是褊心是以爲刺此之謂也

頌曰

秋胡西仕 五年乃歸 遇妻不識 心有惶思

妻孰無二 歸而相知 耶夫無慕 遂東赴河

前 言

一、刘向及其著述

西汉刘向编撰的《列女传》，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妇女专史和通史，为我们全面了解中国古代妇女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进而深刻阐释人类文明的演进及其规律，提供了有益的资料，而且其思想内涵、史学价值和文学成就也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

刘向（约前79—前8年）^①，本名更生，字子政，西汉沛（今江苏沛县）人，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曾任谏大夫、给事黄门郎、散骑宗正给事中，成帝时迁光禄大夫，终中垒校尉。刘向是我国古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和文献学家，一生著述宏富，主要有《五经通义》《洪范五行传论》《世说》《说老子》（以上已佚）和《说苑》《新序》《列女传》等。另外，《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赋三十三篇，今存《九叹》《请雨华山赋》。《汉书·楚元王传》附有刘向父子的传。

我国先秦时期的文化典籍，在秦始皇“焚书”及楚汉战争中损失极大。汉朝建立后，“广开献书之路”，搜集的书籍日渐增多，昭、宣、元、成四帝“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这样众多的书籍，因其来源不同，流传久远，散佚错讹、真伪杂糅、年代难辨的情况非常严

^① 关于刘向的生卒时间，前人有两种不同说法。此据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载《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6月）。

重，于是对书籍的整理工作就势在必行了。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刘向应诏校经传、诸子、诗赋。他首先广致异本，积累资料，接着互相比勘，定著篇章，最后将新本缮写眷清，成为定本。一种书校勘完毕，刘向便编写叙录，介绍本书篇目，叙述全书大意及校定过程等。他还把各书的叙录另抄一份，汇编成《别录》。他在校定书籍的同时，依据内容和流别，对书籍进行分类，着手编制系统的目录。刘向去世，他儿子刘歆继续工作，仅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七略》的编写，建成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目录。刘歆又按照《七略》的分类体系，把《别录》编为定本，称《七略别录》，使其更具有系统目录的作用。可惜上述三部著作均已佚失，我们只好借助清人辑本来了解其大概。刘向的群书叙录，保存下来的也仅有《战国策》《管子》《晏子春秋》《荀子》《韩非子》《列子》《邓析子》和《说苑》等书的叙录。尽管这样，刘向对学术文化事业的巨大贡献，始终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刘向生活在西汉皇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当时，宦官、外戚专擅朝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为巩固以皇权为中心的刘氏政权，刘向满怀宗室惓惓之义，屡屡上书，针砭时弊，语辞切直，因而遭到宦官、外戚的压制和打击。但他没有退却，依然坚持自己的操守和信念。《列女传》的编撰，就是他晚年这种坚持的一个具体表现。

据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列女传》编撰于成帝永始元年（前16年）。刘向本人首先在《七略别录》中提及撰作之事：“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以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画之于屏风四堵。”^①后来班固在《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这里的

^① 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邓骏捷校补本。

“赵、卫之属”不仅仅是指赵皇后、赵昭仪姊妹和卫婕妤，而是指整个外戚集团。当时王太后兄弟王凤等多人封侯，掌握朝政，对皇权统治形成不小的侵蚀和威胁。可以说，《列女传》的编撰动机和思想主旨是要反对女主干政，遏止外戚专权。

二、《列女传》的思想内容

《列女传》基本上属于陈述故事、称说佚闻之作，但从刘向的编撰目的和对旧籍材料的加工，特别是从各传末的评语、颂文之中，仍可明显地看出刘向的思想倾向，传中人物的言行也部分地反映了刘向本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

刘向在《列女传》中设《贤明传》，对贤女大加称扬，并通过传中人物之口提出，“国多贤臣，国之福也”，“而相不贤则国不宁”，将进贤任能看作治理国家的关键。

先秦时期，墨家曾明确主张“尚贤”，儒家也在要求尊尊亲亲的同时强调尊贤使能，一些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有时也注意选用贤士参政议政，但专制制度的实质决定了他们是不可能长期容忍贤臣们直抒胸臆、直谏面争的。他们渐渐地开始喜欢那些谄媚、奉承的奸佞臣，冷落、疏远甚至惩罚坚持己见、刚正不阿的贤士。西汉后期，宦官、外戚先后专权，影响了大批儒士的仕进之途。不少儒士为干禄求俸，投到宦官、外戚门下，容身固位，志节日微，甚至与宦官、外戚沆瀣一气，压制和打击儒者群中的鲠骨之士。刘向也是其中的受害者。《列女传》卷四的《卫宣夫人》中指出，卫国君“左右无贤臣，皆顺其君之意”，这是借古喻今，批评当世。他曾上疏汉元帝，揭露“贤不肖浑淆，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的现象，建议“通贤者之路”^①。《列女传》卷七《孽嬖传》集中收录了因未用贤

^① 班固：《汉书·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人而致败亡的故事，意在引起最高统治者的警惕。另一方面，《列女传》也一再强调进用贤士带来的“国之福”。如卷二的《楚庄樊姬》中楚庄王听樊姬之谏，重用孙叔敖，“功业遂伯”。又如卷六的《齐管妾婧》中，管仲采妾婧之说，举荐宁戚，“齐得以治”。此外，刘向写过一篇《杖铭》，把贤士比作“历危乘险”的手杖。他还在《说苑·尊贤》中强调：“治乱之端，在乎审己而任贤也。国家之任贤而吉，任不肖而凶。”

刘向希望最高统治者礼贤下士，广开才路。《齐管妾婧》的传主曾提醒管仲荐用人时“毋老老，毋贱贱，毋少少，毋弱弱”。在刘向看来，若是贤才，即使居于穷闾陋巷者，也应授予高官厚禄；若非贤才，就是皇亲国戚，也应拒之朝廷门外。但是，进贤任贤殊非易事，除了最高统治者本身的主观原因外，谗邪奸佞也常常从中作梗，蔽塞进贤之路，阻挠贤能之士参政。卷六的《齐威虞姬》中，“佞臣周破胡专权擅势，嫉贤妒能”。当虞姬推荐“贤明有道”的北郭先生入朝时，破胡用尽计谋，诬陷虞姬，使齐威王一度受骗，“闭虞姬于九层之台”。

刘向深知，专制君主很难听进贤士的苦口良言，他们对贤士及其举荐者百般怀疑，就像齐威王起初听信周破胡之言，致疑于北郭先生和虞姬一样。在别处，刘向也曾尖锐地指出，“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认为“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所坚固而不移”，希望最高统治者“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①。刘向要君主拿出威王烹杀阿大夫和周破胡的勇气，彻底消除进贤任贤的各种障碍。

《列女传》进贤任能的思想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在西汉后期这样一个宦官、外戚专权，儒士品格低下，政治腐败黑暗的时代有着积极意义，尽管它的目的是要维护刘汉皇朝的一统天下，它的“贤”也只

^① 班固：《汉书·楚元王传》。

是符合其利益的“忠臣之道，仁义之行”^①。

《列女传》卷二的《鲁黔娄妻》盛赞传主夫妇“布衣褐衾，安贱甘淡，不求丰美，尸不揜蔽”的贤明之举，反映了刘向要求节俭特别是要求薄葬的思想。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多，统治者不仅大肆挥霍，吃喝玩乐，而且为自己准备了身后在地下王国的豪华生活。西汉中后期，厚葬重丧的现象十分普遍，耗掉了无数财力、物力，也败坏了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淳厚质朴之风，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刘向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在给汉成帝的上疏中，他列举上古圣帝明王贤君智士的薄葬故事，指出薄葬是“明于事情”，“远览独虑无穷之计”，认为“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他还谴责了秦始皇等昏君暴主“违礼厚葬”的罪行^②。当时成帝正着力修造昌陵，工程浩大，刘向对此深表不满，认为此举“功费大万百余”，使“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物故流离以十万数”^③。这就是说，厚葬会引起百姓怨愤，导致阴阳失和，使天降灾祸。反过来说，只有薄葬才能使社会安定、阴阳相和，致天降祥瑞。

众所周知，先秦墨家是力主薄葬的，刘向薄葬思想对其有某种程度的延续和传承，但二者又有许多根本性不同。首先，墨家是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认为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来之不易，当倍加爱惜，而厚葬会“辍民之事，靡民之财”^④。刘向则主张要着眼于封建政权和宗法制度的巩固，从“礼”“德”“知”等方面立论，明确提出薄葬“非苟为俭”^⑤。黔娄妻薄葬亡夫，也只是要合于死者生前之“义”。其次，墨家主张“明鬼”，以鬼神为实有，认为只有国富民丰才能向

^① 刘向：《列女传·节义传·盖将之妻》（以下所引《列女传》原文，均据《文选楼丛书》本）。

^② 班固：《汉书·楚元王传》。

^③ 班固：《汉书·楚元王传》。

^④ 《墨子·节葬下》，中华书局2001年孙诒让间诂本。

^⑤ 班固：《汉书·楚元王传》。

鬼神敬献好的祭品，讨得鬼神欢心，故而鬼神也反对妨碍富强的厚葬。刘向则不信鬼神，认为“信鬼神者失谋”，人的死只是“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厚葬不仅对死者无益，反而会使其“今日入而明日出”，“暴骸于中野”^①。再次，墨家反对厚葬是与反对久丧相联系的，因为三年之丧同样有碍于生产的发展。刘向则认为三年之丧合乎传统的礼，不应加以反对。《卫宣夫人》颂曾称赞传主“公薨不反，遂入三年”的举动。最后，墨家曾提出过薄葬的具体标准，刘向则认为只要不违背儒家的礼，不过分劳民伤财，引起百姓的怨愤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制定具体的薄葬标准。刘向的薄葬主张，在统治阶级日益腐化，人民群众逐渐贫困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应予肯定。

《列女传》塑造了许多“仁而有礼”“贤而有德”的女性形象。在卷六《辩通传》中，刘向称赞传主们反对统治者滥施刑罚的言行，也颂扬了那些实行仁德之治的贤君圣主。他还特别强调礼义的重要性，认为礼义是治国理政的关键。

西汉中期，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这里的儒术主要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派思想，而这种思想与刑名法术之学有密切关系，颇重法治，加上从社会榨取财富进行战争的需要，汉武帝又将兴趣转向刑名法术之学。相应地，儒家思想及儒士一度受到压抑和贬斥。武帝死后，随着战争机制的解体和人民要求安居乐业的呼声高涨，刑名法术之士遭到上下各方面的反对和指责，最高统治集团接受作为儒家代表的贤良文学的建议，议盐铁而罢榷酤，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由于这种历史契机，经过盐铁会议，儒家思想重新崛起，在宣帝时期进一步得势，而到成帝时，就完全居于统治地位了”^②。这好像是历史的复归，但这时的儒家除了吸收董仲舒《公羊》学偏重刑罚的思想成分，更多的是继承了先秦思孟学派偏重仁义王道的思想，强

^① 刘向：《说苑·反质》，中华书局1987年向宗鲁校证本。

^②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增补第三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页。

调礼乐教化的作用。钱穆先生曾说：“汉武、宣用儒生，仅重文学，事粉饰，元、成以下乃言礼制，追古昔，此为汉儒学风一大变。”^①所以，这种复归是在变化、发展中实现的。刘向几乎经历了这一复归的全过程，成为新的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

在《列女传》卷六的《齐伤槐女》中，刘向借晏婴之口提出：“穷民财力谓之暴，崇玩好、威严令谓之逆，刑杀不正谓之贼。”这是在告诫统治者不要肆意动用刑罚，要体恤爱护人民。《列女传》中收录了不少因重视教化，拒施滥刑而致国安、族兴的故事，同时又于《孽嬖传》集中收录了由滥用刑罚而致国亡、族灭的史实。刘向在其他地方也多次指出“教化之比于刑法，刑法轻”，“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②。卷一的《邹孟轲母》盛赞传主“徙舍学宫之旁”，使孟子自幼“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与此相一致，直到临终前，刘向还建议成帝“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让之容，以风化天下”^③。

早在刘向之前，董仲舒就提出过著名的“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理论。但由于其《公羊》学法治精神的影响，这种理论的实际意义被冲淡和弱化。刘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董仲舒的启示，但他更强调礼乐教化，法治思想的因素大大减轻。刘向主张仁德之治，反对滥施刑罚，有利于人民的生活安定，有利于社会的不断发展，这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上也具有一定价值，曾给王充、王符、仲长统等人不小的启示和影响。

当然，刘向并没有否定刑法的作用，而且意识到要维护宗法制社会的稳定，仅靠礼乐教化有时是很难办到的，必须以暴力作为辅助手段。前文提到的齐威王烹杀阿大夫和周破胡的故事，就反映了刘向这种思想。刘向还在别处明确提出，“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

^①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载《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6月。

^② 班固：《汉书·礼乐志》。

^③ 班固：《汉书·礼乐志》。

也”^①，认为“治国有二机，刑德是也”^②。这些论点，都是非常精辟的。

刘向是比较典型的儒家人物，《列女传》中的正面人物也基本符合儒家的思想规范，但也有不少例外。卷二《贤明传》中记述了道家人物黔娄、接舆、老莱子、於陵仲子及其家人的事迹，对他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遁世无闷、安贫乐道、淡泊名利、追求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言行举止融注了极大热情。在《列女传》中，刘向高度评价了有着法家色彩的管仲等人，意在强调实行礼治的同时还应注意法治。另外，《列女传》还具有一些阴阳灾异的内容，与墨家、阴阳家学说也有一定联系。可以说，《列女传》反映了刘向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的某些思想因素。

汉武帝黜诸子，崇儒学，但又“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③。所以在武帝之后，学者仍兼治诸子百家之学，诸子思想没有消失，而是在社会上继续流行。此前，淮南王刘安召集文士撰成《淮南鸿烈》，包容了诸子各家特别是道家的思想。后来《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要旨，推重道家，甚至认为其在各家之上。它们对后来的刘向不无影响。另外，刘向的祖父刘辟彊、父亲刘德皆有道家的思想倾向，这对刘向起过潜移默化的作用。在西汉后期由盛转衰的社会政治危机中，儒家学说似乎失去了独家为现实服务的能力，人们纷纷将目光转向诸子之学，希冀从中找到某种匡救时弊的良方。当然这种诸子之学已不完全是先秦诸子思想的再版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列女传》及刘向的其他著述带上了对诸子思想兼收并蓄的色彩。刘向奉诏校书，凡诸子传记皆以各本相较，删除重复，著为定本，使后人得见周秦诸子学说之全。他于各书叙录中对诸子作了肯定，指出其有益治道，不可忽略。他还写有《说老子》等与儒术异趣的著作。刘向此举丰富了汉代思想史的内容，推动了文化事

^① 班固：《汉书·楚元王传》。

^② 刘向：《说苑·政理》。

^③ 班固：《汉书·艺文志》。

业的发展。

如前所述，《列女传》的编撰动机和思想主旨，是要强调男尊女卑，严格男女之礼，反对女主干政，所以书中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伦理观念和董仲舒的“三纲”理论。卷三的《魏曲沃负》传主言：“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礼，则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为万物始，君臣、父子、夫妇三者，天下之大纲纪也。三者治则治，乱则乱。”在《邹孟轲母》中，刘向借孟母之口提出：“妇人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他在《鲁之母师》中还明确提出：“夫礼，妇人未嫁则以父母为天，既嫁则以夫为天，其丧父母则降服一等，无二天之义也。”丈夫是妻子的天，后者就是地，就是阴，就应对前者绝对服从。《列女传》还进一步从生理、生命方面解释妇女的卑弱。《魏曲沃负》传主说：“妇人脆于志，窳于心，不可以邪开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号谥。”

《列女传》要求妇女接受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制，“能为君子和好众妾”^①。刘向称颂晋赵衰妻“身虽尊贵，不妒偏房”，楚庄樊姬“靡有嫉妒，荐进美人，与己同处”。《列女传》提出，在日常生活中，妇女应以织绩为公事，严守礼仪，事非礼不言，行非礼不动。刘向反对不符合传统礼仪的婚姻关系。卷四的《召南申女》传主“贞一修容，夫礼不备，终不肯从，要以必死，遂至狱讼”。刘向认为她“得妇道之仪，故举而扬之，传而法之，以绝无礼之求，防淫欲之行”。经过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男女订婚，女子就算是男子家的人了，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蔡人之妻》传主嫁于蔡，发现丈夫有恶疾，母亲劝她改嫁，她却说：“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适人之道，一与之醮，终身不改，不幸遇恶疾，不改其意。”丈夫死后，妻子也不应改嫁。《梁寡高行》传主为拒梁王聘迎，“劓鼻刑身”，自残示志。不过，西汉社会对寡妇再嫁的限制还不很严格。《列女传》中许多父

^① 刘向：《列女传·母仪传·汤妃有妾》。

母就力劝寡居女儿改嫁他人，君王也可以娶寡妇为妻，此时严格要求的是女子对男子的顺从。《列女传》中的保守贞节，确切地说，主要是遵从礼仪。^①

毋庸讳言，《列女传》关于妇女和婚姻问题的观点，消极成分明显，它进一步加重了文明产生后即出现的对广大妇女的精神压迫和道德约束。但是，在某些问题上，《列女传》也有不少值得肯定的积极因素。

第一，它认识到妇女力量的存在，承认她们对社会和家庭发展的一定作用。司马迁在《史记·外戚世家》中曾经提出，自古贤君明主，“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司马迁还明确把三代的兴亡归于后妃的善恶。刘向直接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夏之兴也以涂山，亡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亡也以妲己，周之兴也以太姒，亡也以褒姒”^②。他在《列女传》中赞扬了鲁漆室女等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下层女子，认为身行德义，“虽在匹妇，国犹赖之”^③。这在传统宗法社会中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对后世妇女起过一定的教育和启发作用。近代女革命家秋瑾就曾以鲁漆室女自况，作诗表达其一心报国之志。^④《列女传》还通过典型事例肯定了妇女的“匡夫”作用，认为她们“可与谋”，并明确提出，“贤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师傅、朋友相与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⑤。另外，它首列《母仪传》，强调母亲言传身教对子女成长的重要影响，其中涉及的“胎教”问题，已基本上为现代科技发展所证实。

第二，它坚持儒家传统的义利观，赞扬那些重义轻利、勇而精

^① 刘向：《列女传·贞顺传·楚昭贞姜》。

^② 刘向：《列女传·仁智传·魏曲沃负》。

^③ 刘向：《列女传·节义传·鲁义姑姊》。

^④ 秋瑾：《杞人忧》：“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

^⑤ 刘向：《列女传·贤明传·周南之妻》《齐相御妻》《辩通传·齐管妾婧》。